



★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自食恶果

谢祐,唐高宗时黔州的都督。曹王李明,是太宗的第十四个儿子。世民杀兄灭弟,顺便把元吉的妃子也笑纳了。再后来,生下皇子李明。

高宗当政后期,则天试图夺权,开始清理可能出现的绊脚石。最后,狠狠心把自己的儿子李贤也杀了。李贤,就是著名的章怀太子。李贤死时,高唱《黄瓜台辞》。他唱道:“种瓜黄台下,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,再摘令瓜稀。三摘尚自可,摘绝抱蔓归。”

因为与李贤的交往,李明陷入了政治的漩涡。当时他在黔州,黔州的都督是谢祐。《朝野金载》里说,谢祐告诉李明,则天皇后赐他自尽。谢祐还说,这事千真万确,不会有新的指令到来了。李明于是上吊自杀。

武后是否真的要杀李明,我们无从得知。《新唐书》里说,“都督谢祐逼杀之”。《旧唐书》里则写道:“都督谢祐希旨,逼令自杀。”可见,这件事极可能是谢祐一手导演的。李明死后,高宗非常悲痛,一怒之下把黔州所有的官员都罢免了。

主子还没发言,奴才就把事情给办了。谢祐,真是条好狗啊!

李明死后的一个晚上,谢祐睡在平阁上。和他睡在一起的,还有十多个姬妾与丫鬟。那个晚上,谢祐的头颅被人生生割去了。

是谁杀了谢祐?张鷟说,后来曹王家被抄,官府发现了一个油漆漆

过的头盖骨,这个头盖骨上刻着“谢祐”两个字,是用来做尿盆使用的。

原来如此。

用头盖骨做尿盆的细节,在《汉书》中也有记载:张骞出使西域,听说匈奴人袭击了大月氏国,用他们首领的头颅做尿盆。

有什么样的主子,就有什么样的奴才。武则天阴狠毒辣,她身边就不缺阴毒的人。谢祐的死,与其说死于曹王家人之手,不如说死于自己之手。或者说,死于过度地投机。

网上在卖一套名为“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”的书籍,其中一本《罗织经》,作者是武后的红人宋俊臣。则天重用酷吏,实行恐怖政策。史书上说,当时告密的人成群结队,人人自危。

这本《罗织经》,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给人罗织罪名、陷害他人的。书稿出来后,宰相狄仁杰得以浏览,读罢冷汗迭出。武则天看了以后,连称“如此机心,朕未必过也”。一时起了杀心,一代酷吏,不久丢了性命。

权谋文化,说白了是教人如何使诈、如何不要脸的学问。传统中国是一个大的帝国,在缺乏外来力量冲击的前提下,内部日益腐朽,屎尿都比别人的臭。柏杨在谈到传统文化的时候,批评其是一个酱缸。

他说的有些客气,但确实有几分道理。



★吴克成专栏 心理红楼

让地球自己转

最近在读一本关于林书豪的书,他妈妈的教子方颇有意思:林书豪5岁时接触篮球,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篮球联赛的时候,他整个赛季有大约一半比赛是站在场地中央吸吮大拇指,妈妈以为他心不在此,从此不再临场督促,直到后来林书豪出面邀请,妈妈才又到阵前观战呐喊——从小就把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,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孩子头上,父母围着孩子的兴趣转,不是鸡不上架用棍子赶。

这样的教子方,从孩子这边看:兴趣带来快乐,有了快乐就有了面对艰难险阻的勇气,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,苦也不觉得苦。从父母这个角度看:他们本没有让孩子去争天下第一的想法,他打遍天下无敌手更好,即使没有拔得头筹,也不会失落得捶胸顿足。这样的教育,你依我依,双方都欢喜。

好多的父母不会这样做。孩子小的时候觉得他们不懂事,时时刻刻战战兢兢,怕他们一失足成千古恨,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事情常常发生。孩子大了依然觉得自己吃的盐比他们喝的水还多,不发表一番高见就觉得失去了用武之地,高见发表后孩子不照单全收心

里依旧不好过,老掉了牙不要紧,只要尚存一口气,就想打着马,事事御驾亲征。

贾宝玉就是在这一模式下成长起来的。贾政从来都把他当成自己的附属产品,可以由着自己杀或者刚,他对儿子永远都举着高压枪,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“仔细你的皮”。贾母与王夫人看起来对宝玉百般溺爱,可是他爱的是林妹妹,她们却给了他宝姐姐。那些爱,并不是他想要的,他们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,以爱的名义,把自己的意志加到了孩子头上。

父母表面化的“无私奉献”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利他,并不是站在孩子的角度。这样的父母说到底还是处于自恋状态。自恋型父母总是把孩子看成是自我的延伸,于是就对孩子滥施关心,而这种照顾有时与孩子的需要是“截然不合拍”的。他们似乎给了孩子过度的关怀,而其实里面并没有孩子想要的温暖。孩子觉得受压抑,父母觉得自己的一腔痴情得不到理解,双方都无法获得自我价值感,彼此都会心生焦虑、愤怒或者抑郁。

何不学学林书豪的妈妈,放开手,让地球自己转。你喝杯咖啡歇歇脚,放心,太阳还是会从东方升起,天下不会大乱。



★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不一样的芸娘

林语堂说过,理想生活就是有个中国厨子,娶个日本太太,再有个法国情人。林语堂道出的是男人饮食男女的幻想。

如果日本太太和法国情人不可兼得,那有没有二合一升级版的“完美女人”呢?有,那就是被林语堂称为“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爱的女人”的芸娘。芸娘是沈复自传体散文《浮生六记》中的人物,在作者的笔下,芸娘温柔娴静,善解人意,既能在平淡生活中创造情趣,又能红袖添香,识书解趣。可是,她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是,真诚地劝夫纳妾,丝毫没有嫉妒的意思。爱情本具有排他性,虽说古代男子可以娶妾,但是正妻劝夫纳妾,还是有点匪夷所思。于是,有人得出芸娘之爱,已超越了升华了的结论。

同样也叫芸娘,《聊斋志异·王桂庵》里的芸娘就作出了不同的选择。王桂庵偶遇船家女芸娘,为之风姿倾倒,于是展开追求,历经波折终于成功。婚后,在返回老家途中,王桂庵没事找抽,突然跟芸娘开玩笑,说家里已经有老婆孩子了,还说得一本正经。芸娘听罢色变,一下投了江。所幸被人救起,才免于难,

给了这个爱情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。

一个主动为丈夫纳妾,还亲自上阵挑选;一个情感受到了欺骗,就愤而投江,名字都叫芸娘,这差别怎么这么大呢?情感受挫就跳江,这种过激的态度当然不可取。但是,她对感情态度之真也是不容否认的。

反观劝夫纳妾的芸娘就真是超越了人性,达到了“他好我也好”的境界了吗?如果我们抛开作者的视角,从芸娘的处境出发再来看看,或可得出别样结论。当时沈复夫妇已与父亲断绝了来往,穷困交加,芸娘又有病在身,甚至为躲债半夜偷偷坐船跑路,生活极为困顿。别人还在他们面前炫耀美妾,对芸娘来说,丈夫已成了唯一的依靠,现在丈夫虽然爱她,谁能保证到永远?而男人纳妾在当时是合法行为,不满丈夫纳妾的是众人眼中的妒妇,反正男人是可以纳妾的,与其日后被动,不如主动逢迎,亲自挑选,反而可能赢得丈夫持久的爱和妾的感激。一句话,芸娘看上去的大度,绝非超越人性之高蹈,更多是陷入生活泥潭中的情非得已罢了。



★黄亚明专栏 市井水浒

宋朝的声响广告

《水浒》里的吆喝广告挺多,原始简便。

在揭阳镇,“病大虫”薛永要把式卖膏药,几声吆喝,宋江听了,同情心泛滥,五两银子,赏。第七回,卖刀人用激将法,反复说“咱这宝刀,没识货的”,林冲听了,一冲动,买。

白胜这哥们高明,做吟唱广告:挑着一副担桶,在黄泥冈卖掺有“蒙汗药”的白酒,唱道: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……”引诱又热又渴的杨志和军士们喝酒上当。

燕青比白胜高明,将吟唱和音响组合:预演货郎哥走村串巷,一手拈串鼓,一手打板,不差分毫。

吴用比燕青更高明,将吟唱、音响和招牌组合:吴用扮算命先生,手摇铃杵,口里神鬼叨叨:“知生知死,知因知道。若要问前程,先请银一两。”说罢,又摇铃杵。李逵扮道童,挑着个纸招儿,上写“讲天谈命,卦金一两”。

在宋朝,吟唱叫卖不绝于耳。开封的大清早,从御街州桥至大内南门宣德门前,摊铺林立,小贩们趁着早市卖洗面水、果子、汤药、饮食和纸画儿,“吟叫百端”。每年春季,小贩用马竹篮卖花,“歌叫之声,清

奇可听”。开封街南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,里面喝估衣(吆喝叫卖旧衣物)的,用词诙谐,南腔北调,合辙押韵(《东京梦华录》)。

杭州卖糖果的商贩,为引人注目,模仿北宋时的开封方言吟唱,南渡的市民由之思乡,纷纷购买糖果。茶馆装修豪华,有专业歌手敲打响盏吟唱,招徕茶客。聪明的卖花人,在唱词中宛转道出各类花的习性。

商贩如果唱累了,均有代言物品。宋元话本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说,货郎哥手摇“惊闺”(货郎鼓)代言;秦观夜读时,听见卖糖人吹箫代言;范祖禹在洛阳,听见卖酒人吹玉笙代言。

宋哲宗时,开封有个哥们,专卖环饼(馓子),从不叫喊所卖何物,每日只是挑担上街,一脸惆怅,长长叹息,永远的五个字:“亏便亏我也!”类似今天的“挥泪大甩卖”。结果,这哥们的环饼热卖(《鸡肋编》)。

南宋末年的某个元宵节,杭州府挑选擅长歌叫的帅哥美女型商贩,摆上“市食盘架”,先为皇帝表演,再接待“妃嫔内人以下”。商贩的歌叫万分卖力,因为回报特丰厚:市价二十文的货物,皇家可能出价一百文,还另有赏赐。真是赚大发了。

郑州晚报 “讲文明·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勤劳人 吉祥多



中国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广东龙门 黄伟平作